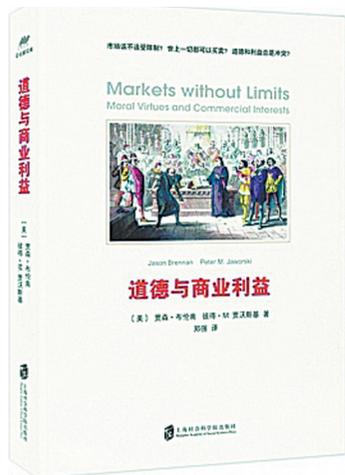


市场可能是中性的：它既可能让人们变得高尚，也可能让人们变得堕落

市场更有利于富人吗？



《道德与商业利益》
(美)贾森·布伦南
彼得·M.贾沃斯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在我看来，《道德与商业利益》的判断是准确的：对于市场社会的争论不再是是否应该拥有，而是我们应该拥有怎样的市场社会。对此，作者将其分解为更细致的问题，例如：1.政府应该在何种程度上介入和调控市场？2.最好的财产权制度及法律制度的背景是什么？3.在市场上，政府应该提供何种社会保障或其他福利项目以保护其公民免于遭受不幸？4.哪些东西可以被出售，哪些不能？第四个问题，本书最为关注。原因在于，它涉及市场的范围。

以接发和假发为例，这些人类的真发通常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穷困妇女，她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卖掉“她们珍视的财产”。头等舱的乘客可以使用一条独立通道优先登机，有些航空公司也在出售这条快速通道，18美元即可排在其他人前面，提早登机。

这类商品和服务，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吗？《道德与商业利益》并不这么认为。以作者的理论，我大约可以想到其辩护的理

由：第三世界国家的穷困妇女卖掉头发，这种“她们珍视的财产”，至少可以获得一笔收入。对买卖双方而言，可谓各得其所；花钱购买快速通道的服务，也同样如此。

作者认为，确有物品不应该被交易，但原因在于，人们本来就不应该拥有这些东西。比如，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向路人出售一台半价的二手iPad，路人问他是否偷来的，他说“是又怎么样？你到底要不要？”这是，多数人认为，购买这台iPad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并非iPad不能被交易，而是因为iPad不属于偷窃者，他不应该出售。

几年前，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的《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中信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引发过广泛关注。桑德尔认为，你可以在迪士尼乐园排队，你也可以在队伍中为你的孩子占个位置，你的孩子们只需在最后时刻排在队里，即可和你一起去过过山车。但是，桑德尔不希望人们出售排队服务：你可以免费排队，但是你不能出售你排到的位置。桑德尔认为，公共剧院的本意是无视大家的购买能力，让大家都有机会获得戏票。如果人们花钱雇人排队，那么有能力、愿意花钱的人更可能获得戏票。一旦排队服务形成一个大市场，就相当于公共剧院在卖戏票，很多低收入者就购不到戏票，这将改变观众的构成。排队服务的问题在于，它让本该免费的东西产生价格，这一市场会让富人而非穷人得到这类商品。

但是，排队并不平等。用排队代替市场就等于用时间货币代替金钱货币。如果市场并不能确保将商品分配给认为其最有价值的人，那么排队也不能保证这一点。桑德尔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排队或许会排挤掉那些很忙碌的人。排队有利于退休者、失业者、闲人等等，不利于很忙碌的劳动者，有些人确实没有办法排几个小时的队购买一张戏票。因此，排队倾向于惩罚那些生产力较高而且努力工作的人，奖励那些没有什么负担的人。公共剧院的本意是尽可能多的人有机会获得戏票，或许应该欢迎排队。但是，有些人没有时间排队，有些人则买不起戏票。因此，有时间的人排队取票，没时间人雇人排队取票，有助于

闲人和盲人、穷人和富人都可以得到戏票。

以效率而论，《道德与商业利益》提出的方法无疑比桑德尔更为有效。但本书并未因此止步。书中认为，如果桑德尔担忧多数人无法支付雇人排队的费用，那么他就应该欢迎雇人排队服务进一步商品化，因为竞争压力会导致雇人排队服务的价格进一步下降，这不仅有利于富人，对于忙于其他工作的人都有利。对于一名全职工作的穷人而言，无论是否禁止排队服务，他都无法获得戏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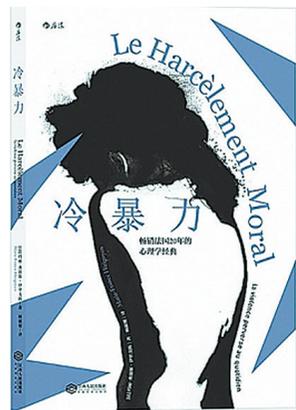
在这个例子中，桑德尔只关注了两类人：雇人排队的人；必须花时间排队的人。但是，桑德尔忽视了第三类人——受雇排队的人。排队服务可能会让富人花钱得到商品，但也会让富人的钱转移到受雇排队的穷人身上。桑德尔认为，人们在时间上比在金钱上更为平等。果真如此，那么桑德尔或许更应该青睐排队服务而非一味反对，因为富人花钱购买穷人做事时，他们在财富上的不平等就缩小了。桑德尔称颂排队制度，仅仅因为它只关注了排队对一小部分人的影响。如果考虑到排队对每个人的长期影响，支持排队就不那么充分有力了。正如马特·沃茨林斯基的结论：“纯粹从静态的角度看，在某些情况下支持排队是有道理的，但是从相对动态的角度看，就几乎没有支持排队制度的理由。”

桑德尔说，关于什么东西应该和不应该被售卖的问题，他不能承诺给出“确定的答案”。他认为，市场对道德有挤出效应。而《道德与商业利益》认为，市场更有可能让我们变得更加高尚，而非让我们变得更加堕落。

在我看来，桑德尔与本书作者的对话，或许是一个持续下去的话题。市场可能是中性的：它既可能让人们变得高尚，也可能让人们变得堕落。核心在于，是否可以按照市场本身的规律让它良好地运转，而非以权力扭曲市场机制。本书262页显示，据经济学家估算，在美国因寻租导致的福利损失或许高达国民生产总值(GNP)的50%。因此，市场所回应的应该是美国糟糕的政府设计所导致的问题。作者据此认为，“桑德尔对市场的抱怨有些奇怪”。

(张弘)

警惕藏在身边的杀手



《冷暴力》
(法)玛丽·弗朗斯·伊里戈扬
江西人民出版社

亚瑟还是个儿童，脸圆滚滚的，所以他的爸爸文森喜欢给他起外号，比如“肥小鬼”。

亚瑟的妈妈提出抗议，但文森觉得这是爱的表现。他一边叫“肥小鬼”，一边说：“只有你那么介意。你看，他在笑。”

这样的场景在多少家庭中曾出现过？可谁注意到这背后的暴力？文森正在用看不见的手杀死自己的儿子。

表面看，贬损是一种怜爱，最多只是

爱的方法欠妥。但事实是，在“肥小鬼”等浑名背后，隐藏的是对孩子的否定，其潜台词是：你是个不完美的人，你的自我不值得尊重。通过贬损亚瑟，文森成了唯一的受益者——在孩子眼中，他的形象陡然高大起来，成为完美自我的代表。

文森下意识地这么做，原因有二：首先，传统教育的产物：传统教育的宗旨就是破坏儿童的意志，让他们无条件地服从大人，儿童面对“成人压倒性的力量和权威，没有开口的余地，甚至被剥夺了知觉”。随着孩子越来越“听话”，他们会将冷暴力视为一种正常的沟通方式，当他们为人父母时，也会不自觉地将其传递给下一代。

其二，人格不健全的产物：人是爱与恨的综合体，如果一个人的人格不够丰富，他就会走向偏执——有多少爱，就会有多少恨。而摆脱的方法，就是将恨投射到别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执意要将社会分为“好人”和“坏人”，因为有了“坏人”，他就可以合理地去恨，以释放内心的压力。显然，文森爱的是他头脑中想象的儿子，而非一个独立的人，当孩子不完全符合他的期待时，文森的恨便自动释放了出来。

一句话，就暗藏着一把刀，想到我们在家庭中、职场中，每天都在和人对话，则这些冷暴力累积起来，将是多么可怕？

冷暴力的危险在于，它不易认定，且

常被文化所默许。

在单位，一个严厉的上级会被大家视为“热爱工作”“责任感强”，在家里，一位严厉的父母会被旁人看成“会教育孩子”、“对孩子负责”。正是在“讲原则”的伪装下，大吼大叫、讽刺、批评乃至漠视，都被天然允许。然而，有多少人了解它们的杀伤力呢？

在家庭中，一方只需长时间一言不发，就足以让对方精神崩溃；在单位，一个外号就能将一个人打入另册，从此抬不起头。可怕的是，冷暴力会给施暴者带来一种不易察觉的快感，即满足了他们自恋的需求。通过施暴，他们确信自己更聪明、更潇洒、更能干，从而补偿了童年时缺失的自尊。

毁于冷暴力的生命，远比普通暴力多，可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找不到消除它的有效方法。只需看看电视上娱乐节目中语言犀利的主持人们，乃至网络上动辄出口伤人的网友，就能明白，太多人曾被冷暴力击中，如今他们又用施暴的方式在疗伤。

面对冷暴力，只能靠觉醒与爱来救赎，此外，对施暴保持义愤特别重要。再微弱的冷暴力也是可耻的，面对它，我们应该有勇气站出来说不，否则我们每个人都将成为它的受害者，它将越来越深地将我们套牢。

(蔡辉)

新书上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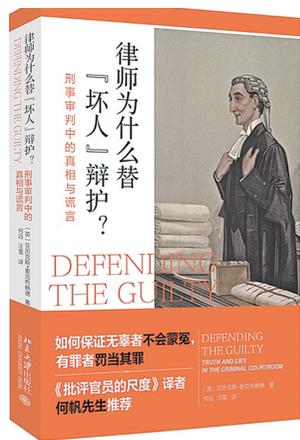


《女性贫困》
作者：(日)NHK特别节目组
译者：李颖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当下日本社会的不婚、少子风潮，往往随着都市生活的发展出现，年轻人因此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个体化的生活。但这或许只是一部分的事实。NHK在2014年制作过一组名为《女性贫困》的特别节目，采访和记录了多位贫困女性的生活，并又推出了一本同名新书，最近刚刚出版了中文本。

我们在这篇推送中，以这本书为依据，回顾、梳理了日本社会中诸多女性的自我选择。从中我们看到，在早已进入发达社会的日本，依然有很多人生活在困窘的状态中——而这些人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女性，尤其是独自带着孩子的女性。她们因不同原因无法得到丈夫的供养，但又因女性或母亲的身份，难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并因此将贫困“代际传递”给下一代。

男性工作赚钱、女性照顾家庭的模式，暗藏着怎样的危机？中国与日本的情况虽不相同，但日本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对我们恐怕也不无启示。



《律师为什么替“坏人”辩护？》
作者：亚历克斯·麦克布赖德
译者：何远/汪雪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你怎么能为你明知有罪的人辩护？”本书的作者亚历克斯·麦克布赖德在入行不久时，曾有一位美丽的少女问了他这个问题。尽管当时他了解释，但显然没能让那位少女满意。事实上，因为有违于人们对于善恶道德的直观判断，为犯罪嫌疑人辩护过的从业律师经常会遇到这一问题，在中国也是如此。社交网络上，一部分律师甚至因此受到舆论的围攻。

麦克布赖德在书中讲述了自己作为一名刑事律师，所经历的一个个案件与嫌疑人，以及自己为身陷囹圄的客户辩护时心理活动的变化。他的叙述细致而诙谐，读起来几乎像是在看一部法庭剧，但严肃的思考始终贯穿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让无辜者获得自由，与对有罪者科以刑罚，哪一个更为重要？这两项理想化的原则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张力。所以，面对这一伴随人类文明史的巨大难题，现实刑事司法制度不得不选择倾向其中的一个。